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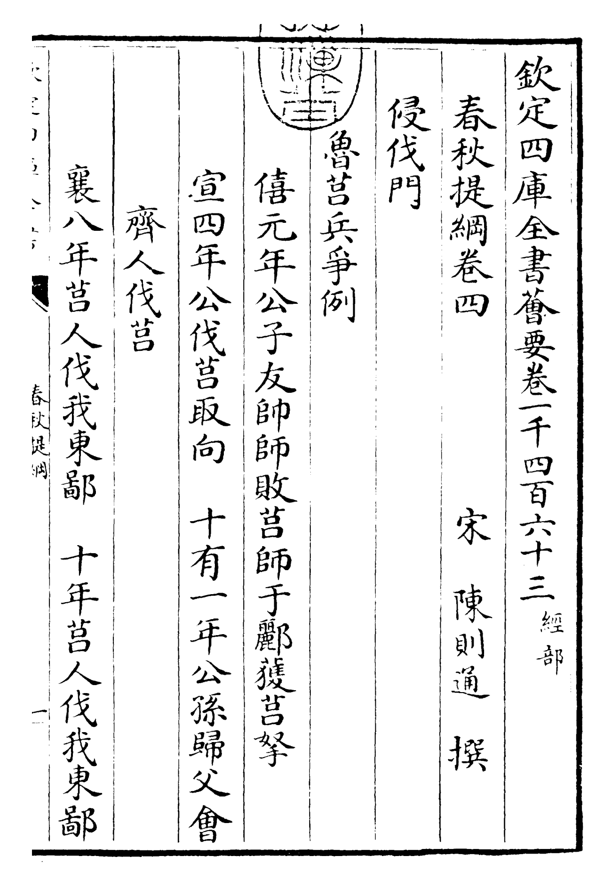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提綱卷四至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三　經部

春秋提綱卷四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

齊人伐莒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人侵我東鄙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吳楚之僭竊非有戎狄之強暴上闕乎王室下闕乎世道者當引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疆埸之事當遣一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

從則方伯告於天王以討之諸侯之自為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大字小而已其亦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況堂堂周公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與邾莒為尋常之爭顧不可羞邪余嘗論唯貪功之君以服小國為美名唯專權之臣以取小國為實利名未必可取利未必可得其自辱多矣莒子之謚號與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版徵之也春秋之初未有書諸侯之入人國者而入國自莒始隱二年二未

有書諸侯之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年天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強浮來隱八年曲池桓十二年之盟魯人甘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莒以慶父之故求賂於魯魯若修文告以却之何患無辭季友帥師敗之酈獲莒挐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徒以舉二國之兵釁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強然猶二十八年不敢逞尺寸之憾於魯者以齊宋之伯迭興而魯亦大國未可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於我洮

之盟魯人以為莒卿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後已魯人之汲汲於莒亦非樂為此者升陘之役僖二十二年南已喪師於邾不欲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為魯患也之二盟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就之邪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衛侯一執牛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親仁善鄰莒郯有釁當敬行其禮道以文辭釋二國之憾而鳩其民君苟有信於齊乎何賴春秋書公及

齊侯亦有挾大凌小之意不書莒及郯平而書平莒及郯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辠公之心初以二小國為公耳平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則兵於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魯本欲釋郯莒之憾反不能釋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餘而大公無私之道不足也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怠猶至此邪我成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弃惡同好以幸東鄙之無事莒亦畏我大國退馬聽命而不敢較蓋自襄六年莒人滅鄫臧紇救

鄟敗諸黠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伐我者三襄八年十年十二年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四年蕞爾小國襄公以前猶未至此寧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君飭疆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不忍忿怒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台之役救台遂入鄆蓋亦怒蹊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春秋臣子之所不敢春秋之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救者之辠猶有

甚於伐者之辠矣莒人為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直至二十年仲孫速會莒盟于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祥背弃盟誓莒人有郤州之禍季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設徵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設徵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為之季孫專利不顧上不君其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莒而不以為利哉愚按魯莒

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莒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我城向向猶有爭也宣公乘郯莒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遂入鄆鄆猶有爭也至昭公之元年乘家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莒而取之郠小人之腹其有屬厭乎莒人愬晉平丘之執臯足以當季孫之身惜夫晉人不以為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其失魯

而欲以莒疆之千社為臣

宋伐曹例

莊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哀三年宋樂髠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来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與小國無怨故曹於春秋為無辠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下得保首領以没其敢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從齊討北杏之會以府宋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辠哉齊桓始伯名師於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而蓄怨於宋進退辠也為謀實難況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下有陳侯之偕行若以為辠不

獨一曹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此也二幽之役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啓之末年伯業少衰曹巳嘗伐齊桓朝計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修怨不仁僕僕然驅一曹而來不知宋既修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曹南之盟曹人雖在識者覘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書後以

圍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浸重向非執于盂敗于泓有荊楚以為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待春秋末年而後見邪抑人亦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宋自桓公以来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閒晉之有楚患也興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宋雖無曹猶憚伯主曹猶恃晉自庇其國皐鼬一盟諸侯瓦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宋猶隱忍置曹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洮之會宋

既無晉豈復有曹一伐以樂髡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圍而不已則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憾曹一百八九十年而加兵於曹者三會洮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亡非宋之辠也曹之先遠君子親小人其来已非一日僖負羈賢臣也不能用公子會好禮君子也使出奔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彼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其遠君子親小人者

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陽卒用公孫彊而亡其國詩人之旨深矣春秋無宋公滅曹之文者曹自取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冥之中陰有以使之者使後世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戎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人
敗狄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十有二
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

晉伐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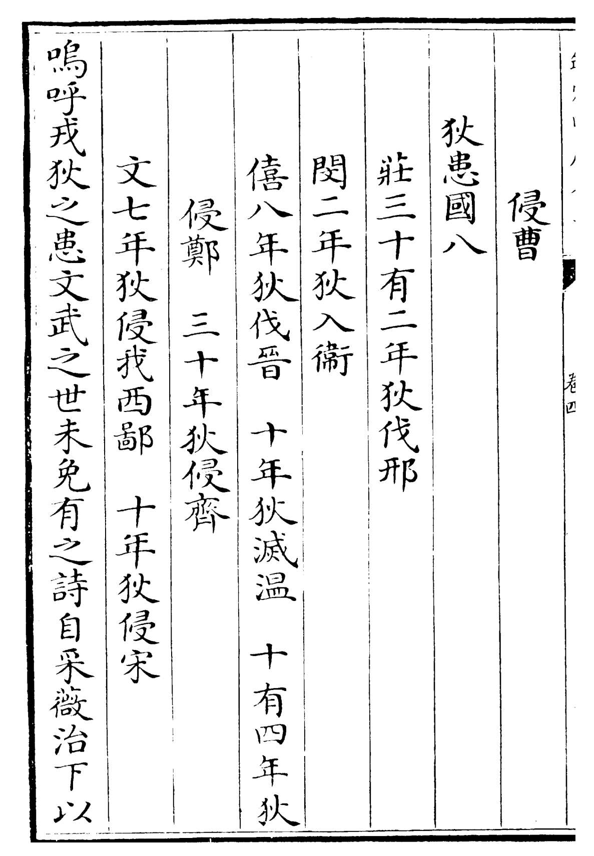
士鞅帥師圍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趙

鞅帥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戎



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二年狄伐邢

閔二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年狄滅温　十有四年狄

侵鄭　三十年狄侵齊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十年狄侵宋

嗚呼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薇治下以

外歴道獫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為尤甚自古然爾盖北狄之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其為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戎蠻陸渾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滋實偪處此蠶食諸國日甚一日也然戎狄之患不足憂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戎起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緩齊人討楚之師狄強於北秦強於西得以窘

晉人治楚之計秦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於吳則春秋於是終焉耳魯惠以来三世修好桓隱二君踰歲即盟以堂堂周公之魯而制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為諱莊公不尋舊好而戎人敢為濟西之患虐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能救廢置曹君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問后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不攷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終春秋不為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人伐邢越二年狄又

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次聶北城楚丘聊以紓邢衛之目前姑且置狄人於度外以戎狄故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為召陵之役識者已恨其晚兹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歟召陵服楚狄人不敢睥睨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唯晋不来齊不敢伐狄敢伐之伐晋固有輕齊之心温王畿之諸侯滅温僖十年又有輕周之意借曰晋遠諸侯齊置不問

温王畿也辠無所逃不合諸侯以討狄辠乃召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年)不知孰重孰輕孰急孰緩邪無何衛(僖十三年)鄭(僖十四年)又以侵告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滅黄(僖十二年)伐徐(僖十五年)勢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屢駕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終身縱狄之辠使為諸侯他日憂也桓公云亡(僖十七年)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八年)敢示威以伐衛(十八年)敢被髮左衽與諸侯盟(僖二十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予楚而人狄蠻夷之強至此哉城濮之

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為是震慴不敢復謀不數年侵齊僖三十年圍衛三十一年文公尚在狄且無畏文公既歿狄不伐晉而及箕邪僖三十三年此一役也先軫不反命大為晉恥故文公以後狄患尤甚于僖公以前之年侵齊文四年侵我文七年侵宋文十年侵衛十三年良以諸侯無討故也加以秦人世仇屢為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豈為他人唯秦狄是憂使楚人得逞睢于狼淵文九年壺丘九年夏厥貉十年皆見傳之役諸

侯盡為之有新城之會文十四年僅僅权拾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六年侵陳辰陵之盟宣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為伯寧非欑函一役誤之耶嗚呼成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為之也中行桓子懲邲之敗宣十二年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恥赤狄潞氏林父滅之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六年君臣相與告慶而矜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荀范求名而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

交剛以後狄不為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元年狄遂大創終春秋不復見經矣嗟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强者不足為齊晉之弱祇足以成楚人之强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俱以憊告而晉之伯業卒不加於前時者晉卿貪伐鮮虞之臯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年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士鞅帥師圍鮮

虞蔡侯反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猶觳觳於鮮虞不少赦失肩背而養一指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者五大抵陪臣自為封殖之過而晉伯堂堂然去矣嗚呼桓文縱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以来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之衰憂戎狄者盍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而晉遂失伯何邪

内大夫帥師例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四年翬帥師會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四
年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　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

杞　三十有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有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
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鞌齊師敗績　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
棘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帥師例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十有八豈其伐人而徒公以行哉盖君行則師從春秋雖用大衆不稱師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卿行則旅從春秋於大衆必稱師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外權重則勢逼京師内權重則變生肘腋委人以權久且不可況春秋諸侯之大夫世世之乎故三家強盛之迹公室凌替之

由深歎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後動於惡也其閒豈無成季之勲文子之忠獻子懿子之賢而穆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於其身而不能保於其再世能保於再世而不能保其數世之後人君何樂為不可保之事而予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歟繼是而翬繼是而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兹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名已有公室瓜分之兆入杞伐邾又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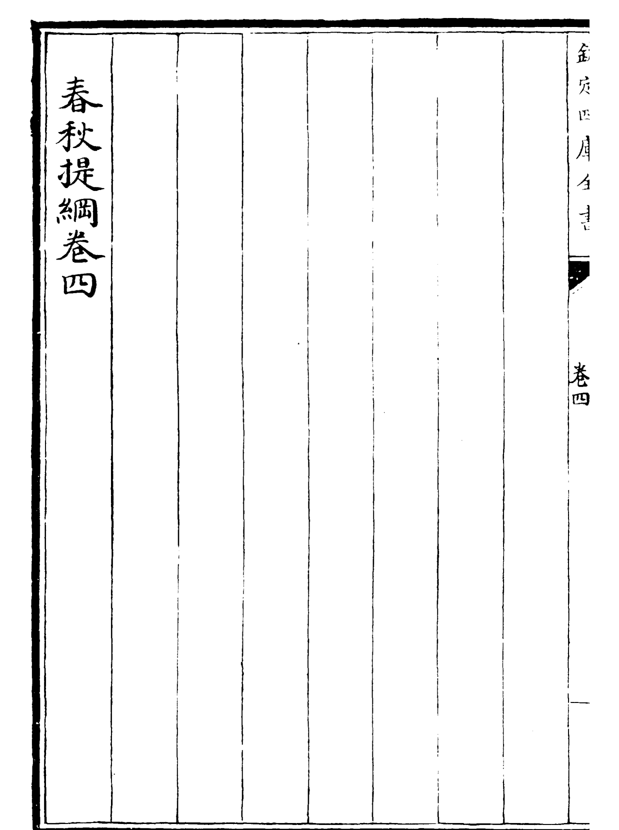
公子遂焉三家不得而専此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徳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舉國以聽之帥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魯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彼其日夜切齒於東門氏者蓋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之為路人宜哉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搴之戰謂魯有四軍者愚也謂魯有三軍臧孫特與其謀議者臆說也蓋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許佐之叔孫僑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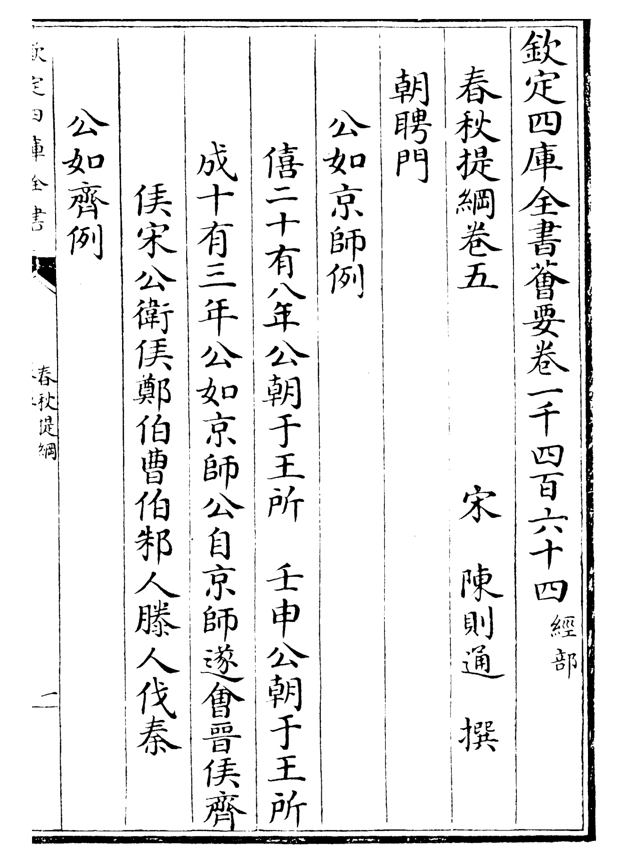
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韋之功並登四
子春秋循魯史書之耳自後臧氏東門氏並不以帥師
見經非三家誰復有師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
也侵宋之役叔仲昪尸城成之役叔季偕往三家大抵
以戰韋為例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
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叔弓乃叔肸之子不在
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孫之上者季氏引叔弓以為
副也元年疆鄆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曰叔弓十三年

圍費則又曰叔弓非為他人為季氏也不然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尺地一民俱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帥師邪他年公徒說甲執冰以遊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獨昭子忠不忘君謀不濟則以死繼之終亦無可奈何而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陪臣得以陵其大夫邑吾邑也吏吾吏也至使二卿帥師圍之墮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嘗持春秋之法而繩其帥師之辠書入書取

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受大國之令以侵與國畏之也書伐則挾其國之强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興畢公室也伯主既興畢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慮小國之爭也及而救者伯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夫之不用君命也圍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圍國則天下之無伯主大國之無小國也此猶魯大夫也峯之戰列國兵權盡屬之大夫晉大夫帥師自文公之

三年始處父救江宋大夫帥師自宣公之二年始宋華元鄭歸生戰于大棘之地衛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鞌之戰孫良夫曹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公子首魯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鞌之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列國兵權不屬之大夫者盖寡矣楚大夫帥師始于成六年公子嬰齊伐宋晉魯之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春秋不可復制吁豈大夫之辠哉豈大夫之辠哉


春秋提綱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四　經部

春秋提綱卷五

宋 陳則通 撰

朝聘門

公如京師例

僖二十有八年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齊例

桓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公如齊觀社　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八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公如晉　十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

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

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覲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菽之詩作諸侯不欲朝王而菀柳之刺興春秋諸侯例不

朝覲自幽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為不振哉鄭人交惡驟爾朝桓周桓公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莵之言其視鄭莊之來望外之幸也嗣是而後鄭不朝王者十年無諸侯何以為共主無朝覲何以為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號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人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

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愚按春秋之法為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辠而王室尚存也為諸侯而復朝諸侯在春秋當服無將之刑而王室不存也春秋義為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有其事公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繁其辭者也桓之十有

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與姜氏非專如齊也莊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為納幣非為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而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無者大抵以婚姻之事譏公未嘗以朝齊之事辠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惡其犯之也繼又僖之如齊者三宣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經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不書雖則諱處父之盟其實諱公之始

朝晉也諱公之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又公之如晉者二成之如晉者三襄之五昭之九定之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春秋著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末流其可勝救哉攷之周典諸侯未嘗無殷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而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

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例曰如舉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公朝於京師之文何周之衰邪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興魯視諸侯為強四十一年間未嘗有事他國之禮齊伯既興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魯

寖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盟宣之如齊也而且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不敬且有從楚之欲襄公值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免焉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魯寖取慢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為望國龜蒙鳧繹之封為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為不弱昭公行禮於晉見止者二見辭者四書疾以殺恥者一以禮下人而人不容

以身事人而人不顧迹所從来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魯寖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抑魯公之朝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其亦係世道之升降中國夷狄之強弱焉僖之朝桓乃會於葵丘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之崇也文之朝襄乃戰于彭衙之歲齊伯之絶而晉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晉蔑如晉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于南齊惠結魯于東晉方懼楚不敢敵齊晉伯之小弱也晉

悼方興伯業猶競盟宋以後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名則晉伯之已去也夷攷春秋書法之三變其事專係於魯攷春秋世道之三變其事不獨係於魯余讀經至魯襄公之末為之三歎

小國来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来朝

桓二年滕子来朝　杞侯来朝　六年紀侯来

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有五年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五年郳黎來來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二十年郜子來朝　二十有七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来　冬介葛盧来

文十有一年曹伯来朝　十有二年杞伯来朝

滕子来朝　十有五年曹伯来朝

宣元年邾子来朝

成四年杞伯来朝　六年邾子来朝　七年曹

伯来朝　十有八年杞伯来朝　邾子来朝

襄元年邾子来朝　六年滕子来朝　七年郯

子来朝　小邾子来朝　十有八年白狄来

二十有一年曹伯来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来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来朝

郯子来朝

定十有五年邾子来朝

哀二年滕子来朝

嗚呼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國小而偪其能久乎是

故諸侯之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春秋録小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以為安也夫以弱國小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滔皆是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遽沒其餘小邾薛杞之屬自成襄以後稍稍得通盟會於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若蕭若介若郯終春秋咸無焉

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遽没或埋没而不見竟不得畧列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蕞爾小國未免類此若来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焉視昔日之諸姬来朝魯者獨有區區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

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唯是也鄫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郜畏宋也郯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盧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風始於邶鄘終於曹鄶春秋始於邾宿終於既滅之陳許此聖人拳拳於微國也始於邾宿春秋崇明祀保小寡之意也終於既滅之陳許春秋興滅國繼絶世之意也嗚呼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亡而吾無復望矣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来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来聘

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来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

師不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遟而至於春秋極矣盖嘗上下

春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為周諸

侯事天子之禮周反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迭移之於伯禮用於魯魯惟知魯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東周甫降伯圖未興周流列國惟魯為強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平以來猶自持重未嘗遣使如諸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而天王之貴卿踵至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晏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二魯者

乎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此比年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亟也仍叔之子來則桓公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禮下撫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之文周人不知乃倒置而用于侯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上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國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

也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通之魯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辠也乃若莊之二十有四年祭叔来聘私来也非天王使之也嗚呼今而後周人始知其為周矣公不朝於践土則罕周公不来矣仲孫不至京師則王季子不至矣奈何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周復失其所以為周齊晋楚吴几次而起諸侯奔走伯令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

有二大夫如齊者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寥寥二百四十二年之閒魯紀無聘周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也叔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蔑之聘亦非魯意也因徵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不得不往也昭二十有二年之叔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容不會也攷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之二十有四年

叔孫豹之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以無禮於周固請為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有一年既不合於古先王聘制之期則巧為之辭曰賀而已終春秋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卑周之辠猶未著也大夫之如京師者六魯之冡宰曽不一往季孫實執魯柄周使於齊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行彼之視周蔑如也故經無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卿不過鄭人遣印段之意若以春秋誅意之法繩之則

尤可皐也吾故悲夫天子之禮一失而用於魯又悲夫天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歎夫魯之畢周曽不如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三年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齊

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

昭九年仲孫貜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強弱大小為哉何魯之詳於伯主而畧于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考其故名陵以後魯始事齊末始事晉謂諸侯不足以抗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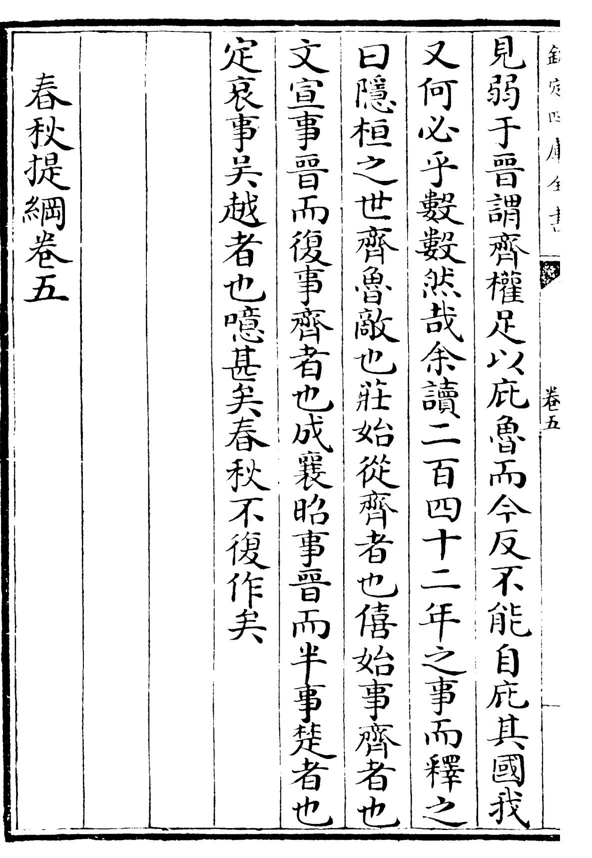
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之猶足以抗晉也窜以後魯之事齊寖簡事晉寖繁知晉伯之真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甚無畏乎齊也二鄆二幽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夷狄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

馬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人偪彊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贄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泛泛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来城濮之役齊桓二十餘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辦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在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情乎齊也盖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承齊

桓之伯其遺威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平常聘問之比哉將以覘魯也將以名魯也殽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望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襄經之末終亟欲如齊納幣於齊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於晉而晉不聞齊侵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魯人始

謂不唯我畏於齊晉亦有畏於齊襄仲立宣之謀不於晉乎請而於齊乎請舉足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盖春秋所驟見之文也子惡之卒捷之立役役於齊終身焉晉每藉衛以致魯魯終背晉以事齊是時楚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惠又深結東方之魯晉人旰食方為楚故何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其朝聘而不報至易世而國佐始來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

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搴之戰齊爲晉弱魯始折節而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謂不往齊𢿌我必甚僑如𪓝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晉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二年晉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奈晉何而數致怨於我東鄙之役齊弱抑甚武子歸而作林鍾又幸中之再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如之意歟成聘者一襄聘者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爲乎昔之密而今之疎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抗晉而今反


見弱于晉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乎數數然哉余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釋之曰隱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而復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吴越者也噫甚矣春秋不復作矣

春秋提綱卷五

春秋提綱卷六

宋 陳則通 撰

朝聘門

晉魯交聘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

文五年公孫敖如晉 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十有五年季孫

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宣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六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晉士燮來聘　十有
一年晉郤犨來聘　季孫行父如晉
襄元年晉荀罃來聘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
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來
聘　九年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年晉士魴

來聘　十有六年叔孫豹如晉　十有九年季孫宿如晉　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晉　二十有六年晉荀吳來聘　二十有八年仲孫羯如晉　二十有九年晉士鞅來聘　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　叔弓如晉　季孫宿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叔弓如晉

十年叔孫婼如晉　十有六年季孫意如如晉　二十有一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有三

年叔孫婼如晉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嗚呼古之大夫聘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乎中國吾味斯言而深悲之春秋之初諸侯之聘問尚簡大夫不得以通外交春秋之中諸侯之聘問寖繁大夫始得以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寖重而大夫皆得以為内患蓋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竟祭伯之來春秋於王臣先絶之正本澄源之論也内大夫猶未有交乎

外者自莊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大夫之外交於是始然當是時諸侯之聘問尚簡而大夫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行私皆得以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吁可畏哉春秋之書曰某年某如晉某如晉而外交之迹自見矣季孫專魯魯君之失政者六失國者二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始終大抵倚晉之大夫為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寖烈寖盛而不可禦也晉

襄木拱宣子實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侯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于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接魯卿之足迹不及晉竟者蓋十有七年宣公即世東門氏逐一反掌間移向日之主齊為今日之主晉非異人任行父也行父内則專政於魯外則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行父實行締交大國非前日比十年成公如晉晉人以公之貳於楚也而執之及歸猶使郤犨盟公不信我公之朝乃獨信於行父之聘自此魯國

之權始顛倒操縱於季孫之手矣莒丘之辱僑如之譖實為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奬之晉重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若季孫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尚足以為魯哉武子世父之爵位魯之卿於晉何與且於晉乎見於晉乎聽命焉不過借辭以媚晉也八年晉士匄以聘幣来九年季孫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合矣荀偃為政姑使叔孫往而請伐齊范匄

為政季孫乃親往而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邢丘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甚重於公也此時襄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為可憐哉愚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也當成公而有荀庚郤犨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罃士匄士魴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遂往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有六

年茍吳之來遂敢以召公為辭魯幾移於晉之鄙邑矣華元子産輩所不為周公之魯獨甘心乎哉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為政告於諸侯既來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為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之致襚乃與之公以取牟婁而見辱季孫之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郠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聘而屢受吁季孫自此不君君矣平丘之執乃借力

於荀吳昔主范氏今又主中行氏為之謀者衆矣季孫
雖有不君君之志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使愛
一牢而取憎於大國進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而見執意
如之為謀不亦巧哉陽州之行諸人視公如路人者宜
也不令之臣不以為討反使荀躒會焉反使荀躒私焉
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欲歸又可得邪嗚呼
苕丘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丘之執釋意如者荀氏
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吾攷昭公

失國之由大抵季孫平時聘晉之故或曰東門以後聘晉不獨季孫子之咎季孫也何故曰諸臣莫強於三家三家莫強於季氏仲孫之聘晉者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婼之為臣忠也季孫之聘晉者十二藉外權逼公室之罪大不可掩也況有主范主荀之實哉不寧唯是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強付夏姬以司宮付費無忌以待客付逢孫楊孫以管鑰徒擁虛器於其

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矣晉國之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叔嬰父董安于之名疊見於傳季斯仲忌如晉春秋不於此而終乎嗚呼二卿之行誰使之也春秋之法不書其名愚亦不忍言其人

衛魯交聘例

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季孫宿如

衛

衛侯使孫林父来聘

嗚呼魯衛兄弟也入春秋来贄幣不交者百餘年抑人亦有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何乃闊略如是邪隱桓之春秋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興而陳始聘晉伯興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未免役役於伯主之故吾觀魯衛交聘之文而諸侯之事情瞭然矣自文以来晉數有憾於衛季年成公

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而卿見執我文公之四年衛侯往謝於晉而怒未怠也以百餘年間闊之衛一旦甯子實来豈無事於魯而聘於魯哉此時魯於晉為睦數會晉君于戚矣數會晉卿于垂隴矣公又如晉而及晉侯盟矣公至自晉於是年之春甯子来聘於是年之秋不速之来者也謀將藉魯以介於晉也十有三年公又如晉衛侯遂會公于沓觀此則甯子来聘之意其謂不然邪新城以後衛又於晉為睦宣公即政我反不如之

我公之朝以齊故我大夫之聘以齊故昔也衛藉魯以

事晉令也又為晉以致魯七年之冬將為黑壤之會則

春使良夫来盟焉衛之致魯必曰君必来我受其無咎

已而盟歃未乾公反見辱則良夫於魯為欺矣季年魯

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衛侯

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

齊又二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于鞌則良夫来盟之

意又謂不然邪我成公之三年良夫又聘則鞌戰之餘

也以捷齊而相慶以事晉而相勉自此魯衛不生他心矣此一聘也衛良夫来晉荀庚亦来胡為乎巧於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来修舊好也此一聘也衛子叔来晉荀罃亦来胡為乎巧於相值也蓋衛在晉之宇下行李之往来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甚而禍生魯衛

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相聘邪衛人来聘者四来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嗚呼季孫之不往報猶可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也哉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来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来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良夫傲慢為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来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為者邪孫林父又何

為者邪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之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已萌蘖於此矣異時晉悼伯心已倦會于戚以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於夷儀者幸也吁宿之志成於意如夷儀之事豈獨於衛乎見邪

鄭魯交聘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定十有一年及鄭平　叔還如鄭莅盟

嗚呼魯鄭東周之舊好也自鄭語来盟以後冠盖不至魯者一百四十年其始来之使書人其繼来之使書名其又来則鄭君之貴介弟也鄭之加於魯者愈繁而愈重魯之待鄭者愈簡而愈輕抑春秋之初魯甚持重諸侯之媚魯者不惟鄭雖齊君兩遣介弟之来而猶不報也齊桓始伯魯始聘齊而又聘陳晉文世伯魯始聘晉

而又聘宋玉帛交於諸侯其獨遺鄭乎齊伯而逃盟至勤新城之圍晉伯而貳楚至煩秦晉之師所幸城濮一戰楚人不敢争中國者十有五年狼淵之役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鄭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来者何暇修聘於諸侯魯若遣一介以問於鄭則取疑於晉晉人不知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也以百有四十年間闗之鄭一旦子癸將命於魯鄭胡為乎来哉虎牢大城鄭人大懼於晉鷄

澤之會鄭始決意於從晉子產之來葢將藉魯以媒於晉也會戚之役鄭伯與馬救陳之舉鄭伯與焉鄬之會僖公將從役於諸侯而卒不免於盜賊之手葢春秋之所悲也向使僖公不決意於從晉則子產安得奉命而聘魯然則諸侯之邦交大抵從役於伯主之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五未嘗不為之三太息焉輸平歸祊来盟隱桓之春秋也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產來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叔還如

鄭定公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於晉敢離敢怨而不敢叛也環視四顧莫敢先動而定之七年齊鄭首盟于鹹以倡諸侯叛晉之舉十年我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一年又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吁春秋之斧鉞猶凜凜也

宋魯交聘例

文十有一年公子遂如宋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五年仲孫蔑如宋

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昭十有一年叔弓如宋　十有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　二十有五年叔孫婼如宋

嗚呼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必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蓋毕於齊晉而降於衛鄭陳蔡者也終春秋未嘗有魯蔡交聘之事自文六年以後未嘗有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衛聘者四魯獨一往魯於諸侯之邦交其闊略蓋如此宋人来聘者四来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略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略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攷之春秋其初蓋出於晉魯覘宋之謀其後

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仇宋者十五六年㝠生既歿會宋于虛會宋于龜翳合復離盖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夫宋及楚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衡雍之盟襄仲與晉盾為深交親往聘宋其為宋魯邪其専為晉邪其謀盖將以觀宋之從楚與否也新城之盟

宋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釁而定盟於魯冀他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繼此華元不来則宋魯往来之使絶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元来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来聘納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我者二我之如宋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獲報也元公不顧昏姻為公如晉至死不怠仁也景公即位不

遣一介以通嗣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絕筆於昭公之二十有五年隱然見宋公以仁義而結魯之意矣隱然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賊臣之意矣樂祁利於納公蓋亦成先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皆不偶魯於諸侯自齊晉以下皆略之者彼隨來聘視其儀文之疎辭命之陋若浼焉未有如交宋之詳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亦善守先代故也茍偃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且不可望況他國乎吁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也

晉且不可望而況乎衛鄭陳蔡也

陳魯交聘例

莊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公子友如

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嗚呼春秋書內聘莫詳於齊晉其次莫詳於宋其次則衛若鄭若蔡若許我未有往聘之者也余獨於陳焉疑之文公以前陳聘者一我聘者二而經遽於此而絕筆

焉嘗因是而思之嗚呼魯秉禮之國也中國而中國則內之中國而夷狄則外之齊伯之十有二年陳使女叔来聘我使季友報之是時陳有奬齊之功楚無争陳之事陳猶中國之陳也不為夷狄之陳也從會盟征伐於諸侯而又通聘問於諸侯禮也圍陳納頓陳幾折入於荆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此出幽谷遷喬木時也我文公之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

經陳人已懐南北之志辰陵一會而楚盟之事作矣鄢役逃歸而晉討之文絶矣陳始决然南面於楚下喬木而入幽谷矣秦術来聘襄仲辭玉以晉故也陳貳於楚雖其来聘我肯受之乎不来我肯聘之乎經書魯陳交聘之文絶筆於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蔡許不書聘鄭来而不報聘楚秦吳来而不報聘吾故曰魯秉禮之國也不然魯何獨厚於齊晉宋衛而薄於陳蔡鄭許哉或曰子則失矣魯以陳蔡鄭許之從夷而不往聘矣

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我復親往朝聘於夷者何故曰魯之秉禮以從晉也魯之從夷誰之罪也獨不見夫叔向告楚人之辭乎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欲不從楚不可得也宋之會諸侯兩屬於晉楚申之會諸侯偏屬於楚魯恥不會則非魯之罪也諸侯之罪也豈獨諸侯之罪哉伯主之罪也

楚来聘

莊二十有三年荆人来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来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来聘

昭六年叔弓如楚

秦来聘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来聘

吳来聘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来聘

嗚呼夷狄来聘許之乎非中國之諸侯不會盟不在會

盟之國不通聘春秋之法也經書春秋諸侯之聘魯未有不會不盟而後聘也不與中國之會盟者夷狄也倏然来聘吾知其為何人哉荊人来聘君不書不知其君也臣不書不知其臣也不知其君臣則曰人而已齊桓之伯内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夷狄之君臣豈得使通於中國也春秋第以其聘魯之善猶愈於入蔡伐鄭之惡書人進之矣書荊以别之者猶不離乎夷狄也乃若齊兵壓竟屈完来盟若自盟然諸侯所不與也屈完書

氏楚君之爵猶不見經也齊桓之伯内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後此有書楚子使椒聘者矣秦伯使術聘者矣書吳子使札聘者矣或者則曰此春秋書夷狄來聘之例也嗚呼此豈春秋之例也哉先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法何曾及於夷狄魯守藩之臣也何敢受聘於夷狄故夫春秋之法夷狄不與中國之盟會亦不與中國之聘好設或來聘而不可拒則書荊人者例之正也著楚秦吳之君臣者例之變也蓋自齊之盟盂之會

諸侯以中國而許楚其後椒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楚温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而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秦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而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吳何則荆人來聘齊伯方强擯斥荆楚不得與中國會盟固不容以中國之諸侯例之也其後楚秦吳皆伯主與諸侯以中國許之矣春秋安得以夷狄絶之邪以非類視夷狄吾從志之為夷狄以其類視夷狄吾從志之如諸侯我何

加損焉哉實録而已雖然著君臣之辭而臣不書氏聖人不欲驟進之猶有别於當時之大夫也一字權衡之間微有所辨也奈之何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之楚天下非小變也屈完之盟若自盟然至此則晉趙武楚屈建儼然兩大夫列於諸國之上其辭略無所差等矣屈建之盟且與趙武並列則薳罷之聘其不以當時大夫例之乎此與齊侯使國歸父一例也與晉侯使荀庚一例也春秋至此蓋傷中國夷狄之無所别也夷狄

来聘之文春秋遽於此而絶筆焉前此楚人兩遣聘而不報薳罷之聘叔弓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禮也嗟夫齊桓之伯豈使夷狄至此哉抑楚椒之来在晉君少安之日秦術之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罷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之姦雄札罷之材略乘四方之多虞以還觀於上國其為謀豈淺淺邪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也晉文啓秦者也景厲悼啓吳者也平以伯授楚者也悲夫齊桓之不復見也

春秋之法重於絶中國必不得巳而後絶之猶不敢盡絶者晉鄭是也不輕於進夷狄必不得巳而後進之猶不敢驟進者楚吳是也韓子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談何容易乎哉

春秋提綱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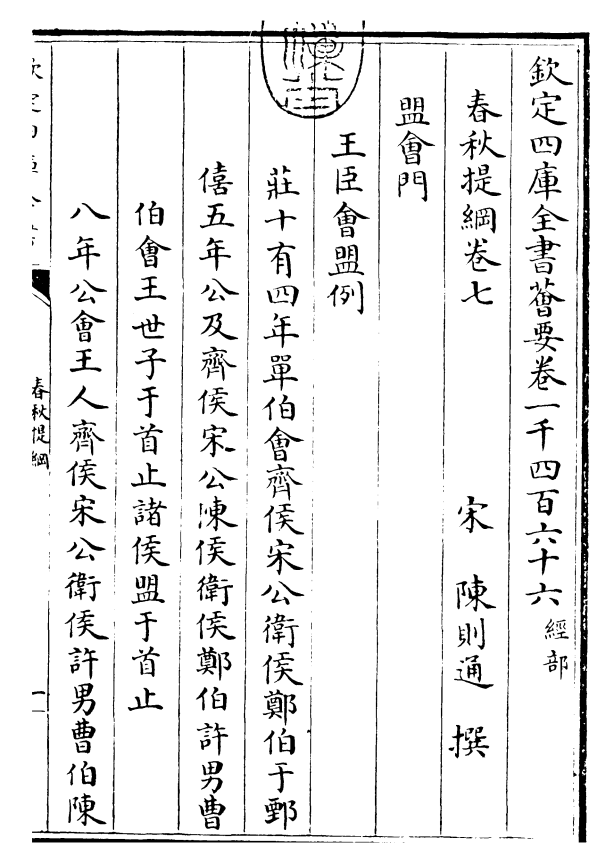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提綱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提綱卷七

宋 陳則通 撰

盟會門

王臣會盟例

莊十有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齊人宋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昭十有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嗚呼余讀左氏春秋至周鄭交質之事而深悲焉曰交質之始下盟之漸也夫盟為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侯有疑會同則内史掌其盟司寇莅其約此王室所以待諸侯也諸侯何疑於王室而輒敢與之盟哉王臣下

盟見經者五其一在齊其四在晉首止以來齊有王室之故則其盟專在于謀王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一鄭平丘之役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諸侯吾觀僖之八年盟洮之舉又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或者之論則曰首止之役殊會世子也葵丘之役不盟宰周公也洮之盟王人之微雖盟無傷也是或者之為是說非惟不知春秋亦不知齊桓之本心也盟洮非美事也其盟蓋春秋之所謹其事

則有不獲已焉東宮之器危在旦夕首止之事天子惡之叔帶王后之愛子也公卿大夫半其黨與天王即世世子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此豈大得已者哉喪不得立故也公卿大夫皆不之遣而下士實行此必世子私以為使令者也當是時王位未定世子使令之私得以王人序於諸侯之上載於盟書之首則世子之宜王夫奚疑嗚呼此固齊侯為惠后叔帶及在廷之公卿大夫而設是盟也事不至此我知齊侯不敢屈王人於盟矣會

洮之明年周公實來王位定矣吾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使齊侯稍欲凌宗周以宣示其侈雖屈周公於葵丘之盟其畏不從哉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之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不諒齊所以定王室之心始曰齊桓之霸常與王人盟耳既不憚不憚於天王之名又何憚於王子之盟不思洮之盟為王室之故翟泉之盟為鄭人之故則諸侯自為盟可也於王子虎何為哉沒公而不書人王子而不爵人諸侯之大夫而不名春秋蓋慎

之而又慎之也後乎王臣下盟則有例而書同者矣鄢陵一捷鄭人不來大合諸侯於柯陵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尹子盟不可也虎牢大城鄭即請服大會諸侯於雞澤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單子盟不可也疊此二盟皆以鄭故至於平丘晉君之憂不惟鄭齊不與盟而齊貳魯不與盟而魯貳淫芻蕘於衛而衛亦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則平丘之會經書曰同志諸侯之不協而盟也非有王室之不協劉子何故而下

同是盟邪有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余固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甞閲春秋世變而思其故齊桓剏霸之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降霸業良難不尊王人以謀王室不足以示霸主之義晉文繼伯之後諸侯乍離乍合之時也晉得鄭則晉霸楚得鄭則楚霸不挾王臣以謀一鄭不足以示霸主之功晉昭絀霸之日諸侯合而復離之機也霸之存否決在此盟不挾王臣以謀諸

侯不足以示霸主之威謀王室則齊霸強也謀一鄭則晉楚爭也謀諸侯則晉霸去而楚霸亦去也故王臣之盟至於平丘終焉平丘以後中國諸侯不復會盟者二十有三年召陵之役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黃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此春秋終不與王臣會盟諸侯之意也抑吾於翟泉大夫之盟猶有遺論焉城濮以後諸侯與晉周旋十有四年文公末年功成而志怠有不復重勞於諸侯之意翟泉之役始使其大夫不知罅隙一開

公室弱而大夫強自此盟始即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縠主之于扈之盟諸侯皆往盾實專之士縠死而盾益強晉人不知有公而知有盾諸侯不聞有公而聞有盾春秋會盟亦不書晉侯而書盾新城之盟大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且例之曰同同授趙盾以政也桃園之事識者已覘其後當時諸侯之大夫未有如晉盾之專者晉首蒙禍則翟泉之盟有以啟之也嗚呼此猶霸主之大夫而盟外諸侯者也又其甚也鄭伯及伯

有盟宋公及華氏盟衛侯及析朱鉏北宫喜盟君從臣於盟者也又其甚也趙鞅盟于公宫臣逼君於盟者也迹其所從來則翟泉之盟有以啟之也嗚呼盟而至此春秋不復作吾亦不復論也

齊霸時王臣會盟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嗚呼僖公以前魯其宗盟之長乎嘗讀衛子魚道踐土之盟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頗與春秋所叙之文異因是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晉為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又因是疑之晉之為霸晉

固常先若齊尸盟何以為序若用宗盟之禮予齊序於後不得以為霸主若不用宗盟之禮予齊冠於先宗周之禮蕩然矣蕩宗周之禮典率列國而同盟周末攺物奚遽至此春秋自盟蔑以來有二國盟者有三國盟者極而至於四國盟者第諸侯自相為盟也隠公使告薛侯凛然有先後次序之别况小白之霸率十數諸侯相與歃盟廢同盟而行霸政其書又不登之天府齊之為齊豈可無嫌疑之跡乎何春秋獨予齊以霸也或曰周

室未衰則權在周周室既衰則權在霸魯以周班後鄭而忽也怒小白之霸其肯後諸侯乎踐土之役王子盟諸侯於王庭子魚則有藏在盟府之言若齊侯則吾未見其為然也吁大不然會鄄以來大盟有九小盟有七借曰於王室乎何與首止之盟王世子實臨之葵丘之盟宰周公實臨之洮之盟王人實與之謂不係之王室可乎若係之王室其盟固為宗盟也其書固藏之天府也又因是而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諸侯載書之

文會先主會盟先主盟此聖人約史之文也諸侯之盟未嘗不推齊以為長諸侯之史未嘗不載齊以為長故僖公之前霸主齊侯而魯為宗盟之長僖公之末霸主晉侯而魯為宗盟之次齊之霸也書曰公會齊侯宋公晉之霸也書曰公會晉侯齊侯皆春秋筆法也不然書公及公會豈亦當時載書之文哉吾觀踐土之盟於同姓則先書晉次書魯於異姓則先書齊次書宋此齊桓舊載書之法也若前此齊宋常在諸姬之先一旦晉文

遽列於諸姬之後滕薛之事不見於踐土乎吾固知二幽以後之盟即踐土之盟也晉之世霸日久日忘宗周典禮失不可復宋之盟晉人曰先晉楚人曰先楚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獨不舉隱公告薛侯之語以折晉楚之訟遂使楚人得執牛耳而晉失為霸矣虢之會再讀舊書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霸主列國諸侯會盟始末例

莊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

北杏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

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

鄄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四年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

伯逃歸不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壯丘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

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盟于向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

壤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秋

晉侯會狄于欑函

十有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

盟于斷道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

郤犨盟于扈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氏曰于城棣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

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十八年同圍齊之諸侯前目後凡也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有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

故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

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

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

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
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
沙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

游速會于安甫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
公會于洮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橐皐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嗚呼同盟者何霸令也何以書志異也同盟何以為異哉我諸侯也彼諸侯也胡為乎我霸也人不足以使人畏惟神足以使人畏賞罰不足以使人信惟禍福足以使人信于是率天下之諸侯而曰同盟曰同盟者蓋亦強其不同者而同之也余嘗論春秋霸主之盟獨書盟者有諸侯之同書同盟者有諸侯之異而書同者二幽之同天子之政始自諸侯出也以諸侯而從諸侯其心未免有所疑新城之同諸侯之政始自大夫出也以諸

侯而從大夫其心必有所不欲清丘之同中國屈於夷狄也以後之盟屢書同者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平丘之同諸侯厭于霸主也以後之盟不書同者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春秋書盟一百一十有二書同盟十有六同盟之闗于天下大變者有四試以春秋之顛末評之盟蔑盟宿不過為保社稷守宗祧計石門之盟志不在小盟艾以來魯黨齊鄭有石門之盟則有瓦屋之盟有瓦屋之盟則有惡曹之盟終齊僖鄭莊之世所與周旋

惟一魯耳最後失一魯而得一衛終不得先桓文以鳴何也諸侯不忍舍王室故也小白之伯豈不戛戛乎難哉北杏之役四國僅以微者至鄄之役假手於王官而魯不來再役主會於齊侯而魯不會齊不得魯不足以求諸侯幽之役羅致天下諸侯相與盟歃前此春秋所無之事諸侯疑之齊侯亦自疑之且曰同盟霸主令諸侯之辭也是盟魯始來而猶以為諱在盟諸侯想不獨魯也遲遲十載之期再盟如初諒霸功至久而後信人

心至久而後孚然而衛又不來則在盟諸侯必有勉強而盟者矣諸侯之疑齊非不欲從齊也向也知有周今胡為齊也向也知事王今胡為霸也兩書同盟志諸侯之異也葢自貫澤以來諸侯始信齊侯攘夷狄之功首止一會諸侯始信齊侯尊王室之義嶽瀆諸侯莫敢不來鄭不相時而動棄夏即夷經書立異獨舉其人以見當時皆從齊之諸侯也自是大會者二大盟者四諸侯麇至以為盟則盟矣不曰同盟誰敢不同哉二幽之同

懼其不同也齊侯創霸之始也首止以後不書同諸侯不期同而自同也齊侯成霸之後也曹南之君不在伯列盟鹿會盂事已可羞晉文繼齊一呼吸間精采頓異召陵城濮之績前後輝煥齊桓經營霸業三十餘年不能致強大之晉晉文一會而齊亦來三十餘年不能致蕞爾之莒晉文一會而莒亦至諸侯厭楚人之甚思齊霸之功幸晉文之來踐土翟泉不待令之同盟而後同矣然自翟泉以後罅隙一開晉以大夫世其霸亦以大

夫世其患士彀會諸侯於垂隴有公孫敖在書敖所以

敵士彀也趙盾會諸侯于扈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不與

諸侯敵趙盾也盖自狼淵伐鄭壺丘侵陳厥貉臨宋楚

盡有諸侯晉於是有新城之會諸侯皆在求晉君而得

趙盾趙盾能無疑乎盾亦懼七國諸侯之不從於是乎有同

盟之令同則同矣不知置三尺之孤於何地也禮樂征

伐自大夫出故晉之盟會無靈公二扈之役不序諸侯

必趙盾在春秋不忍再書其名使若諸侯之自盟會也

嗚呼公子結之盟齊陳以為討陽處父之盟魯人以為

辱晉人屢以大夫敵諸侯失陳失鄭其不坐此邪後乎

書大夫盟書諸侯之大夫盟專利不顧皆趙盾有以先

之也吾故謂天子之政自諸侯出二幽乃世道之一變

也諸侯之政自大夫出新城乃世道之再變也城濮以

後楚人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能有狼淵壺丘厥貉之

師而不能止三國於新城之會自文十有五年扈之盟

失齊賊而不討十有七年扈之會失宋賊而不討諸侯

已有輕晉霸之心宣十有一年欑函之會又失陳賊而不問夷狄遂敢竊晉霸之權於是盟辰陵於是討徵舒於是入鄭而敗晉而楚成為霸矣邲之役楚人得志蓋與城濮之戰相當克鄭而後宋魯衛其危哉晉人不能盡仁賢修政事以保其國惴惴然懼中國之從楚要之同盟清丘之言尚新衛不旋踵而背之矣是盟無得罪於霸主者唯一宋耳越三年歸父會楚君于宋又四年公與諸侯盟楚卿于蜀齊之盟尚得以無霸藉口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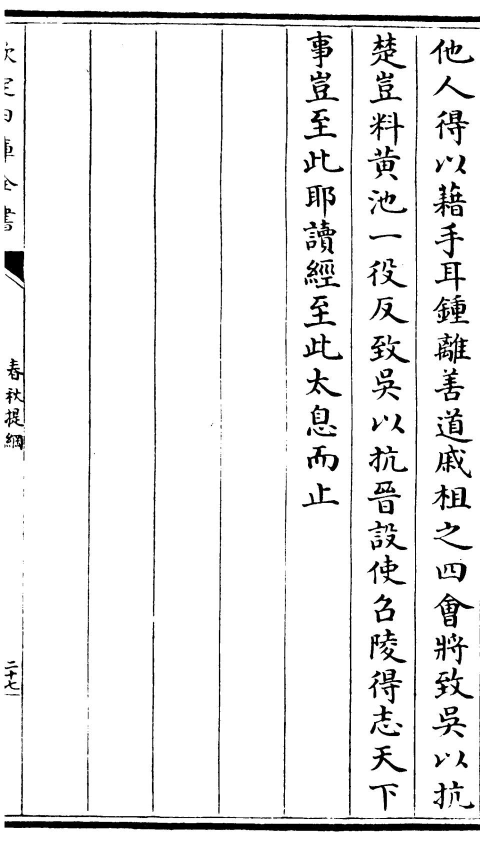
有晉何以至此嗚呼清丘之盟非中國屈于夷狄歟繼是景公之同盟者四厲公之同盟者二悼公之同盟者四大抵閑其從楚之路而驅其從晉之行諸侯乍合乍離乍去乍就直至蕭魚之役不書同盟而書會則晉于是再得諸侯也是則清丘以後之盟屢書同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繼是七合諸侯三合大夫徵會討貳諸侯無缺重丘之役晉以賄賂失諸侯同盟之令復起矣越二年而為宋之盟則中國從楚之勢始決此一役也晉

人謹守楚盟敢會不敢盟者十有八年陳蔡之滅晉當問罪而不問乾谿之役晉當討賊而不討虢申之會晉不當許諸侯而許之諸侯乃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諸侯歸晉之德只若總其兵威以臨之魯有辭矣何懼觀叔向告齊之語讀之猶戟人喉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自此晉人不得盟諸侯者又二十有三年諸侯之厭伯主也臯鼬之盟伯主諸侯於此乎始判鹹之盟石門之舊會也盟沙而衛叛會

夾谷而魯叛會洮而宋叛是則平丘以後之盟不書同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嗚呼中國屈於夷狄清丘乃世道之三變也諸侯厭於霸主平丘乃世道之四變也疊是四變春秋同盟於此而絶筆矣穀梁曰同盟志同欲也愚則曰同盟志不同欲也強其不同而同之也祗以同盟而齊晉楚之爭盟猶未之論也曰齊霸會盟之國叔向告齊一事觀之穀梁其有辭乎或曰子論齊晉之十有五晉霸會盟之國有二十凡以藉手爭霸者不過

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夷狄之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即世蔡速飛而不來許一盟而不復黽勉執玉帛以從諸侯者獨陳鄭而已我宣公以來鄭叛而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蟲牢馬陵蒲戚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戍陳終亦無可奈何而棄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亦惟一鄭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耳若鄭人純

于主晉猶可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晉何以宗諸侯加以東方之齊西方之秦屢為霸主肘腋之患斷道祝柯瑣澤等會頗費經營晉之世霸正不易守也楚人每有中國之事則陳蔡鄭許是攝是贊齊之役佐之盟齊孟之會佐之執宋蜀之役佐之盟宋魯衛誰倡謗謀作宋之會偃然致蔡歸生於宋衛之上陳鄭許皆在列焉此夷狄乘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後來召陵一會陳蔡鄭許昔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



國勝夷狄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吳始興霸主不為而他人得以藉手耳鍾離善道戚柤之四會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黄池一役反致吳以抗晉設使名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耶讀經至此太息而止

春秋提綱卷七